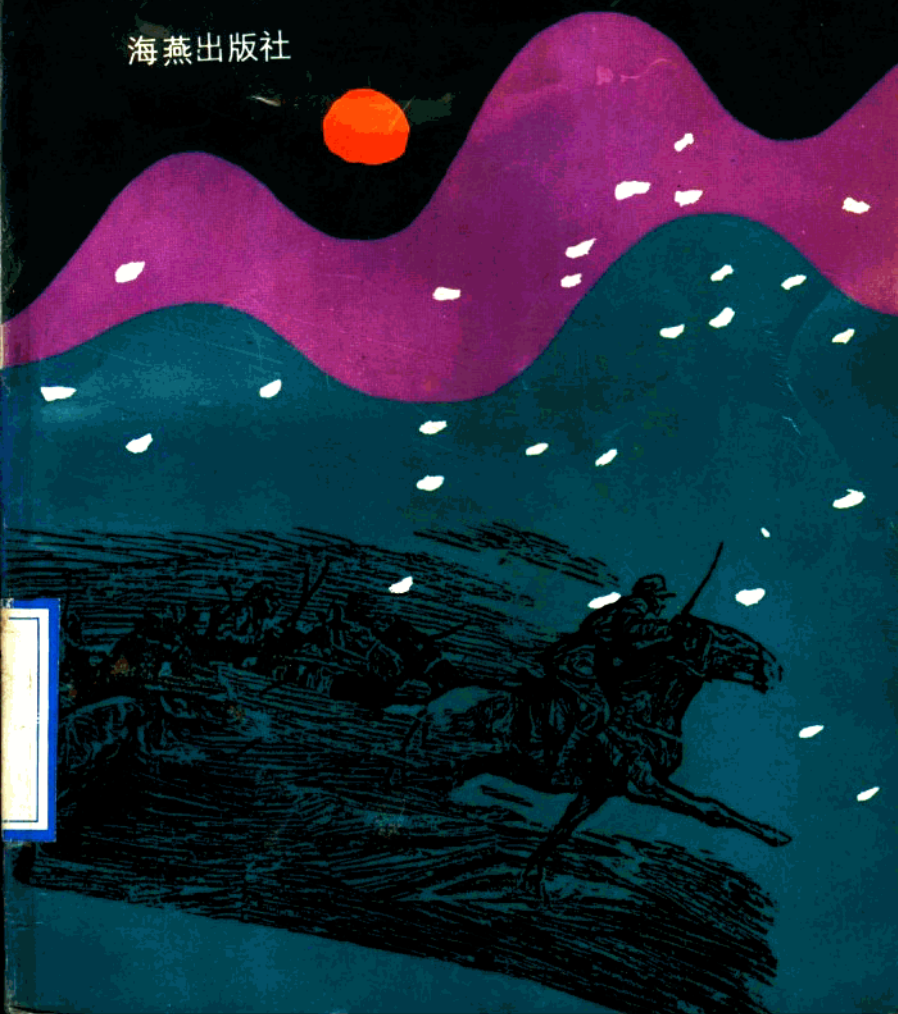


血洒昆仑

李焕振 谢流波 著

海燕出版社



第一章

1

一九六〇年夏末秋初。

位于昆仑山和祁连山之间的千里大戈壁，肆虐的漠风横空扫过。滚滚黄尘里开过来两辆大卡车。大卡车像疲惫不堪的大黄牛，在沙丘堆里吭哧吭哧地挪动着。车轮被沙浪淹没，再也不能往前爬行了。

正是中午时分，炎热异常，沉寂异常。刚刚还是飞沙走石的千里戈壁滩上没有人迹，没有鸟迹、兽迹，也没有一丝风，真是死一般的沉寂！

这时，从第一辆大卡车驾驶楼里跳出来一位一米八〇高的魁梧大汉，操着一口浓郁的山东口音大声喊：“同志们，都下车吧！”

这位体魄威武的大个子叫鲁承志，今年三十岁，曾是朝鲜战场威震敌胆的侦察排长，归国后他所在的部队经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五十七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转战中国西部，为石油工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鲁承志所在的三团如今成为石油运输公司，他就是该公司的保卫科长。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玉门油矿原油生产飞速增加，除玉门炼油厂自炼

一部分外，需要把其余的原油运往东北和上海的炼油厂进行加工，但兰新铁路刚通车至兰州，距玉门还有六百六十公里之遥，石油东运，全靠鲁承志所在的运输公司承担。

然而，当举国上下正高歌猛进之时，饥荒的乌云铺天盖地笼罩了共和国晴朗的天空，素有铁人钢马之称的石油运输公司濒临全线崩溃的边沿。一千多名职工十有八九面黄肌瘦浑身浮肿，成千上万名家属的生命在饥饿线上挣扎。

为了生存，为了确保石油东运，该公司党委号召全体职工献计献策，后经上级党委批准决定组织一支小而精的狩猎队，奔赴昆仑山区。根据当地老乡讲，昆仑山区素有动物世界之称，那里有成千上万的肥羊壮牛……可是，狩猎队要到达目的地，首当其冲要闯过千里茫茫大漠，而且那里的气温变化异常，一会儿赤日炎炎，一会儿冰天雪地，更有那野狼遍地，兀鹫铺天……难怪公司党委书记方颂扬在动员大会上讲：“这次去昆仑狩猎是一场虎口夺食的战斗！”

开罢动员会的当天，就有一百多人踊跃报名参加打猎队，其中还有十几名女共青团员。甚至还有人咬破食指，写下血书向党组织请战。

深夜，公司党委办公室还亮着灯，方颂扬把放在写字台上的申请书又拿到灯前，他仿佛看到一百多双真诚的目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让谁挑起打猎小分队队长的重担呢？

“报告。”门前传来公司保卫科长鲁承志的声音。

“小鲁，你怎么还没回去休息？”方颂扬拉开门劈头就问。

“方政委，我睡不着觉。”

“哈哈，是不是你肚里那八大两早被消化掉，肚子又唱空城计了？来，我这里还有几片白薯干。”

“不不，我是来请你批准我参加打猎队。”

鲁承志，多好的队长人选。刚才我怎么没有想到他呢？方颂扬望着面前这尊黑铁塔，禁不住心花怒放。他仿佛又回到当年炮火连天的前沿阵地，把尖刀排的红旗授于侦察英雄鲁承志。但是，激动的泪花很快又在方颂扬的瞳孔里消失了。

“小鲁，这事得让我好好想想，你已经不是侦察排长了，而是公司的保卫科长。”

“不错，我是咱公司的保卫科长。可是保卫科长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石油正常运输。而目前正在破坏公司运输正常进行的敌人是饥荒，我之所以参加打猎队，就是希望早一天把这个头号敌人消灭掉。何况目前又有一股西藏叛乱残匪——雪山救国军在那一带流窜……”鲁承志说着从军用挎包里掏出青海省公安厅的几份通报交给了方颂扬。

“方书记，我希望公司党委在组建这支打猎队时把这个敌情考虑进去。据我所知，咱们三团的神枪手焦敏敏也报名参加。为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人员最好在公司机关人员中挑选。”

“嗯。”方颂扬眼光死死盯在公安厅的通报上，浓黑的剑眉紧紧锁在一起，“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公司党委会很好研究你的建议的。”

“方书记，你已经批准我参加了？”鲁承志唯恐对方变卦，双腿一并，叭地就是一个敬礼。

“小鲁啊小鲁，我什么时候表态了。不过，你真想当打猎队队长，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老首长，别说一个条件，十个条件也不会打折扣。”

可是，当方颂扬贴着鲁承志耳朵小声说了一句话时，鲁承志便哈哈大笑道：“没想到公司书记还有本小九九。”

听到鲁承志下车休息的命令，打猎队员争先恐后地从车槽里跳下来，两两自然结对拍打积在肩头和后背上的尘沙。不知谁俏皮地骂道：“他妈的，咱爷们儿都快成了土地爷了。”

鲁承志用目光默默地清点人员，十五位打猎队员加上一名哈萨克族向导共十六人一个不少。队员们大都是满脸污垢又疲倦不堪，他们的目光几乎全都随着鲁承志的目光向前方眺望。漫天的黄尘把远处的昆仑山摇成了模模糊糊的一片，刚才还是光焰灼目的毒太阳在重重尘雾里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昏黄的蛋黄，如大海般辽阔的大漠上空，凝聚着一种半透明的热雾。它黄不黄，红不红，灰不灰，既不像云，又不像尘土。

“鲁队长。”年过半百的老向导打破沉默说话了，“大伙儿可不能在这儿歇脚，我们哈萨克有句谚语‘黄云朵朵，热死骆驼。’”

“是呵，鲁队长，哈基克大叔说得对，这儿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说话者二十七八岁，背着急救箱。由于他是从第二辆汽车驾驶楼下来的，国字形的脸上干干净净。纯正的北京腔给人一种文明亲切的感觉。他叫李华，是公司卫生所有名的外科医生。前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原被学校分配到首都医院胸外科。可是由于他叔父方颂扬左托老上级，右托老战友，去年终于把他调到公司卫生所。这不，一周前又通过鲁承志，把他硬塞给了打猎队。不过，到昆仑山区打猎，的确确实需要有个呱呱叫的医生。李医生似乎为了进一步证实刚才的话，又文质彬彬地背诵起唐朝边塞

诗人岑参的诗句：“火云满山凝未开，鸟飞千里不敢来。”

这秀美的诗句把公司工会干事闵捷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据说为能参加这次打猎，闵干事向党组织写了血书。他是个文学创作爱好者，已有两篇短篇小说在省内刊物上发表。五天来不论行军再苦再累，他总是借着昏黄的马灯把白天的所见所闻纪录在一本精美的日记本上。他在公司为打猎队送行的宴席上，借着酒劲向大伙宣布他要写一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猎人日记》。这不，他忍不住向伙伴们兜售他的学问来了。

“二十世纪末叶，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的探险队，在叶尔羌河和河田之间的大沙漠上，喝完了最后一滴水，正当他们干渴地陷入绝望之时，忽然雷声隆隆，乌云密布，斯文赫定和他的探险队员山呼海啸庆祝好运气，他们火速拉开油布帐篷，祈祷上帝赐给他们雨水。征服过许多恶劣环境的斯文赫定跪在沙漠上不停地在胸前划着十字，口里不停地祈祷着仁慈的上帝……

然而上帝死了，没有与斯文赫定他们同在。救命的雨水一滴也没降落在油布篷上，这些雨水在半空中被干燥的空气蒸发得一千二净。

探险队员绝望了，个个像撒了气的皮球瘫倒在沙漠上，四脚朝天地等死。唯独斯文赫定一人靠着他的坚壮的体魄咬紧牙关爬到了和田河畔，被当地的牧民救活。这位全球闻名的探险家，回国几年后还心有余悸，他颇有感慨地对他的同行说：“可怕，实在太可怕了！那里根本不是人类呆的地方，简直是一片可怕的死亡之海。”

闵捷的故事讲完许久，打猎队员默默无语，人们心头像被铅块堵压着喘不过气来。

“同志们，我们不能在这儿久留，否则探险队员的厄运随时

会降临在我们身上。”鲁承志说罢，率先来到汽车前用手扒开淹埋车轮的沙堆。

老向导哈基克似乎猜到了人们的心思，非常自信地把脸一扬，“大伙别担心，只要有你们大叔在，保证让大伙平平安安到达昆仑山。不是我夸海口，我打了大半辈子猎，从沙漠出出进进也不知多少趟了。那些洋鬼子探险家困死在沙漠里，主要是他们迷失了方向。”

“对呀，同志们。”少言寡语的张文礼自出发三天来第一次在大众面前讲了话，他是这支打猎队的党小组长，党龄最长军功最多，“这次到昆仑山打猎，我们一定要服从哈基克大叔的命令，这可是方书记对大伙的送行辞。”

五天前，公司为打猎队摆下了送行宴。正当大家举杯痛饮之际，方颂扬陪同一位身着哈萨克族服装的人走进来。

“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省委省政府不仅批准了我们奔赴昆仑山区狩猎的计划，还特地从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选派了优秀猎人哈基克大叔担任我们的向导。哈基克不仅有几十年的打猎经验，而且多次担任当年剿匪部队的向导。我们这次到昆仑山区去打猎，只要听从哈基克大叔的命令，一定能满载大批的肥羊壮牛凯旋而归……”

“感谢地方党和政府！”“民族大团结万岁！”口号声、掌声此起彼伏，十五位打猎队员簇拥着新来的老向导。他个头不算高，但有一副铜铸铁打的骨骼，突起的颧骨，棱角分明的方脸，隆起的胸脯，无不显示他是一位饱经风霜的猎手。

“哈哈。”哈基克大叔接过斟满酒的大瓷碗高高举过头，“往后的日子咱们就要在一起过了，我相信你们的心，个个都像太阳一样红，你们要信得过大叔我，就把手中的酒干掉……”说

罢，哈基克把脖子一扬，咕咕咚咚一口气喝干了一大瓷碗烈性酒。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他豪爽、粗野的气魄而慑服。

众人一起动手，不一会就把汽车轮前的沙堆清除到一边了。鲁承志看看手表说：“同志们，为了抓紧时间赶路，这顿午餐就在车上吃吧！”

汽车发动了，人们解开了干粮袋，取出干烙饼和腌芥菜，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这年头能吃上这种饭，他们非常心满意足——近一年来，顿顿吃的不是麦麸煮南瓜干，就是清水熬野菜外加几根红萝卜。是的，公司党委为确保打猎队员的体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他们每人每天提供一斤白面。猎手们美滋滋吃完干烙饼，禁不住望着身边整袋的面粉和大米，顿然感到身上担子的沉重。如果打不到什么猎物，实在无脸见江东父老。

不过也有人并不是这样想，艾阿强就是冲着能顿顿吃不要饭票的干烙饼才报名参加打猎队的。别看他今年才二十二岁，人小鬼点多，大家送给他个外号“小能人”。一九五八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又不甘心一辈子在河南农村当农民，偷扒火车坐到了兰州。正赶上公司到那里招工。可他没干半年的力气活，便调到了公司办公室。他会说话，句句都能让领导心花怒放；他会干活，公司办公楼的地板天天被他用拖把拖得能当镜子。自己不会抽烟，口袋里却装盒“大前门”，哪天没能给公司头头点上几支香烟，这天夜里就无法睡个囫囵觉。不过，他也不是天生的奴才命，遇上工人挺会端架子，甚至穷开心。

这月五日，开工费时发饭票，食堂偏偏又改善伙食蒸了满满一锅素卤面。开饭铃没响，食堂四周到处弥漫着一股让人垂涎欲滴的香味。

几个青年工人蹲在墙根下晒太阳，艾阿强故意跑过去踢正在

打瞌睡的谢伟山。

“哎，伟山，今中午食堂卖卤面，你怎么不去排队呀？”

“排个屁，再排也是四大两。”谢伟山没睁眼，懒懒地说。这年月谁不计划着吃，月底就得饿几天。

“嘻嘻，四大两不算少了，只怕四小斤你吃不完。”艾阿强非常得意地拿对方穷开心。

“去，别说四小斤卤面，就是五斤卤面我都吃得完。”

“吹死牛。”艾阿强不屑地笑笑。

“吃不完是王八。”

“那好，今天我非让你当一次王八。”艾阿强从口袋取出四斤细粮票二元钱，“走，这个月我豁出去了。”

“你要后悔也是个大王八。”谢伟山胃里立刻燃起了饥火，连连咽了几口唾沫。

“大伙都听见了，今天谢伟山吹牛一顿能吃四斤卤面，一会儿撑死他我可概不负责。”艾阿强煞有介事地声称。

“少啰嗦，快把四斤卤面端过来，如果吃不完我甘愿双倍赔你。”谢伟山毫不示弱，今天这个赌打定了，非要治治这个“小能人”。

在众人监督下，艾阿强在食堂称了四斤粮票的卤面，满满一大盆，冒着诱人的香味。谢伟山连连咽了几口唾液，兴奋地搓搓手，从工装的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把硕大的勺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盆里的卤面下去很快，宛如风扫残云一般，可是吃了大半盆后谢伟山显得吃力了，素卤面油水太少味道太咸，但谢伟山不敢再多喝开水。每吃一口，就要停三分钟。

艾阿强兴奋异常，丝毫不留情面地嚷嚷：“别磨蹭，吃不下去别装赖。”

“谁装赖了？”谢伟山乘机放下勺子，“你刚才也没有时间限制嘛！”

“那你不能吃到开晚饭吧！”艾阿强得理不让人，“来个痛快的，你还吃不吃了？”

谢伟山不再理对方，操起勺子继续“战斗”，每咽一口卤面，都要把脖子伸得老长，眼珠子一下下地往外鼓，那情景让人想起填鸭子或是灌香肠。但最终他还是把四斤卤面全部消灭干净。

艾阿强气得脸铁青，饿着肚子躺了两天。他实在心疼全月仅有的四斤细粮票。在没参加打猎队前那段日子，每天总要节约一顿晚饭。

最令艾阿强生气的是，谢伟山这小子也参加了打猎队，竟与他这位科室人员平起平坐，有滋有味吃着干烙饼。

汽车在沙漠里十分缓慢地向前蠕动，三个小时又过去了，行程不过四十公里。忽然，车前二十米远一座十米高的沙梁后面，神奇地起了一阵狂风，狂风即刻化为旋风，巨大的旋风卷着沙粒，被卷的沙粒像沙柱，继而又像魔术师手中的魔棍，蓦地腾空而起，在空中呜呜啦啦呼叫。打猎队员看呆了。正当瞳孔瞪圆之际，旋风又神速般减弱，升腾的沙柱恰似袅袅炊烟，渐渐行远，渐渐地徐徐散去。天哪，这神秘无穷的大沙漠！旋风消逝不过二十分钟，便刮起阵阵狂风，风力致少也有六级。

气温急骤下降，人们系紧皮帽带，扣好皮大衣，一个个缩着脖子闭着眼。

“这风什么时候能停？”鲁承志向不肯进驾驶室避风的老向导哈基克问。

“至少一个小时。”

“好冷哇。”鲁承志打了个寒颤，“刚才快把人热死。”

“下雪也不稀奇。”听着呼呼的风吼，哈基克捂着嘴巴瓮声瓮气地说，“队长，快让大家钻进睡袋。”

猎手们钻进睡袋，他们不敢躺下，怕吹落车槽的沙粒埋了人，一个个像木头靠在前槽板，谁也不说话不睁眼。

唯有三个人看清了这场风沙的肆虐情景。这三个人就是司机范金江、钟鸣，还有艾阿强。刚才起风之时，对暴风沙有所了解的艾阿强清楚将发生什么，于是他就看中了哈大叔说什么也不进的驾驶楼。当然，艾阿强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下钻进去，他耍了个花点子，故意将皮帽子扔下车，然后下去捡帽子，再就是从驾驶台踏板往上爬，假装爬不上去，以引起司机的注意，范金江打开车门，一把将他拖进驾驶室。

谢天谢地，艾阿强小计略施便如愿以偿。现在他的心咚咚乱跳，一双贼亮的眼睛惊恐地望着车窗外，车窗外漫天风沙浑浑浊浊昏黄一片，强劲的风将大把大把沙粒抛打在玻璃上，噼噼叭叭直响。我的天，往后昆仑山的日子该怎么过呀？不过话也得说过来，倘若这次能从昆仑山凯旋而归，其收获不仅仅是能吃上肥羊壮牛，而且为以后入党提干赢得了足够的资本。何况这支打猎队里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过二三人，而李医生的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官（这点是他利用在公司办公室工作之便，偷偷看过李华的职工登记表）。想到这里，艾阿强猛然意识到再继续呆在驾驶室避风沙太傻了，他伸手握住车把，咣当一下开了车门，呼啦啦一阵响，风挟着沙粒灌进驾驶室。

“小艾，你干什么……”范金江揪住艾阿强的衣襟往里拖，“快进来，眼都睁不开了。”

风卷着沙粒直往艾阿强脖子里灌，他煞有其事地边挣扎边说：“放开我，我要上车槽，让队长他们下来坐。”

“不行，太危险。”范金江被艾阿强的精神感动了，“你就老老实实呆在这儿得了，就算我请你坐在这儿帮忙行不行？”

艾阿强十分委屈地将车门关好，心里得意极了。风突然变小了，突然得令人无法理解。片刻之间，风妖沙魔无影无踪，刚才浑浊昏暗的天地，一下子变得平静清爽，温柔的阳光从透明的云罅里倾泻出来，照耀着一座座金字塔似的沙山。

3

夜幕低垂，云深星稀，瘦黄的月牙时隐时现，茫茫沙海，广袤的天际，死一样的沉寂。沙枣树、骆驼刺，像一团团凶吉不明的黑影晃动，令人神乱心悸。支撑在沙丘旁的打猎队帐篷，像沧海的一叶轻舟，给荒漠恐怖的沙海之夜，带来了一丝半缕的生机。

帐篷里，一盏陈旧的马灯，忽明忽暗地散发着幽幽的弱光。疲惫不堪的猎手们，个个早钻进睡袋坠入梦乡。不知是谁鼾声如雷与帐篷外马和骆驼的响鼻融合一体，愈发令人感到大漠之夜肃杀寂静。

子夜时分，谢伟山突然“狼狼狼！”地惊叫起来。酣睡的猎手们个个从睡袋里爬出来，只见谢伟山抖颤地抓起步枪，推上枪栓冲出了帐篷。

“不准开枪。”哈基克大叔一边喊一边跑了过去。

“大叔，狼钻进帐篷舔我的鼻子，差点……”

哈基克大叔望着远处沙丘下那条慢吞吞行走的狼，“是狼，你受惊了，但千万别开枪。”

“我绝不能轻饶它。”谢伟山气急败坏地举枪瞄准。

“住手！”哈基克箭步上前，一把抓住枪管，极不满意地瞪了谢伟山一眼，“这么不听话！”

这时打猎队的同志都围了上来，询问谢伟山到底发生了什么？谢伟山乘机将一肚子委屈倒了出来。

刚才谢伟山正在梦里和艾阿强吵架。艾阿强口口声声要谢伟山赔他的四斤细粮票。因为那天打赌吃下四斤卤面后，胃胀得疼痛难忍，幸亏他的好朋友瞿瑜请来了李医生，正当李医生采取一系列抢救措施，让谢伟山把吃下的卤面全部吐出来后，艾阿强闻讯赶到，冲着浑身上下软棉棉的谢伟山嚷：“你输了，还我四斤粮票二块钱。”

“你输了，反正小谢把卤面都吃完了，现在他想吐就吐，想拉就拉，与你无关……”瞿瑜当然要帮好朋友讲话。

“谢伟山你别躺这里装死狗，你今天不赔我粮票，我要让全公司都知道你是个吹牛大王不要脸。”

谢伟山气得讲不出话来，昏了过去。突然，他感到鼻头凉浸浸的，睁眼一看，他浑身一抖，天哪！一条大灰狼在他头前立着。谢伟山吓得不敢动弹，连气也不敢粗出。他害怕微微的响声激起狼的食欲。狼耷拉着耳朵，那颗面目似狗但没有半丝情感的脑袋。像苟延残喘者手中的拨浪鼓，有气无力地来回摆动着。那条专为食肉而生的舌头，在从眼睛里喷出的幽绿的贼光照耀下，蘸着冰凉的寒气，在谢伟山的额头面颊舔来扫去。狼带着血腥味，带着死亡的威胁，舔试片刻后在谢伟山头边徘徊起来。每一块肌肉都在痉挛的谢伟山，真切地领教了束手待毙是一种什么滋味。也许这条狼现在不饿，对“死狗”不感兴趣，它终于拖着长舌头摇头摇尾走出了帐篷。

猎手们听完谢伟山的叙述，都气得咬牙切齿。有的说，一只孤狼竟敢闯进帐篷，真是欺人太甚！还有的说，马上打死这只恶狼，不能让它败了我们去昆仑山打猎的好运气。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给谢伟山火上加油，他用力摆脱哈基克的手，举枪瞄准沙丘下边闪着绿光的黑点。

“混蛋！”说是迟那时快，哈基克反手抓住谢伟山触摸枪机的手，黑虎着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大发脾气，“你怎么这样不听话，再这样胡来，我让队长撵你回公司。”

“不就是一条野狼吗？哈基克大叔你怎么这样怕它？”瞿瑜替好朋友谢伟山鸣不平。

“你这小子。”哈基克把脸扭过来，“我知道你是小谢的好朋友，但这不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地方，你是让他闯祸……”

“大叔，你……”瞿瑜莫名其妙，张口结舌。

瞿瑜十八岁出头，长了一张娃娃脸，是打猎队里最小的一个，他与谢伟山是同乡，又是师兄弟，刚才听谢伟山讲差点被狼吃掉怎不生气。可天晓得哈基克大叔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但他始终不敢顶嘴，师傅张文礼多次交代，打猎队无论是谁不尊重老向导，立刻请他回公司。

望着大伙一张张肯切的面孔，一双双困惑的目光，哈基克大叔猛地用拳头击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嘿，都怪我，忘了你们第一次打猎。要说狼，大叔比你们谁都恨它们，恨不能把它们杀绝，活剥它们的皮。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就不能去理它们。现在如果我们只顾一时解气，杀死它一条，马上会来一群狼纠缠我们。当然，如果我的野豹子在这里，这条狼一定活不到天亮。”

野豹子是大叔的心爱的猎犬，它随鲁承志一起往前面勘探路

去了。

“大叔，我错了。”谢伟山羞愧地放下枪垂下了头。

“大叔，今后你多给大伙讲点狩猎知识吧！”闵捷一边说一边从口袋取出笔记本。这些东西都是书本上无法学到的。

“好，你们不嫌弃我啰嗦，看得起我这个大老粗，我就随便给你们唠唠。”

打猎队员把哈基克大叔团团围住，唯有艾阿强一人没往前凑，仍坐在帐篷角落。他裹着皮大衣，耷拉着大狗皮帽，穿着厚裤子的双腿埋在暖和的睡袋里，他脸色惨白，双手无力地搭在睡袋上，一双呆滞的眼睛时而看看帐篷顶，时而看看吊着的马灯，那副样子真像一只散了架子的风箱。其实，刚开始听谢伟山讲述狼如何去舔他的鼻子时，艾阿强幸灾乐祸，心中暗暗说活该。可是，听了哈基克谈狼的凶残，马上联想到要去野狼成群的昆仑山区，万一给自己碰上……艾阿强愈想愈害怕，愈想愈后悔。然而，艾阿强很快发现在场的打猎队员没有一个面有怯色，禁不住在心中骂了一声混蛋一跃而起：

“大叔，你别再吓唬他们了好不好？”

“艾阿强，你少说风凉话。”谢伟山从心里瞧不上这位小能人，“你不好好听大叔讲的狩猎知识，早晚得让狼吃个尸骨不留。”

“谢伟山，你没资格来教训我，刚才大伙都看到了你那副被狼吓破胆的可怜相。哼，堂堂五尺高的男子汉那么怕狼，纯粹来混大米饭吃。”

“你才是来这里混大米饭吃。”谢伟山怒火中烧，抡起拳头向艾阿强砸去。幸亏被同志们拉住。

“都别吵了，听大叔讲完。”闵捷瞪了一眼艾阿强，

“小伙子们，我不让你们去轻易招惹狼，并不是害怕狼。我这辈子不知跟狼干了多少次仗。”哈基克大叔边说边挽起了衣袖，紫铜色的胳膊上有一条二寸长的伤痕，“看看这块疤，就是狼咬下的。像这样的疤我身上到处都有，但我亲手打死的狼数也数不清。”哈基克放好了袖筒，用粗糙的手捋捋胡须说，“有一年也是这个季节，我们几个猎人到金山口狩猎，有位新手为显示枪法打死条孤狼，一个小时不到，几百条狼汇在一起像洪水一样团团围住我们，幸亏我带着野豹子，杀出了一条血路。”

“汪，汪，汪，”帐篷外传来了狗的吠叫声。前去勘路的人和野豹子回来了。野豹子撒着欢先跑进来，直奔哈基克身边卧下。紧接着进帐篷的是鲁承志、张文礼和焦祖敏。

“哎哟，你们怎么都起来了？”鲁承志看看手表，“抓紧时间再睡两个小时。”

“鲁队长。”瞿瑜抢先将谢伟山的遭遇讲述了一遍，最后特别强调，“多亏我们听了哈基克大叔的话，否则，狼群现在已围攻上来了。”

野豹子似乎听懂了人语，它霍地站起，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仿佛没能与狼搏斗而惋惜。哈基克最熟悉自己心爱的猎犬，他摸着野豹子，张开五指梳理它光滑的毛。

人们正要躺进睡袋，帐篷外传来几声狼嚎，大概狼袭击帐外的牲畜，骆驼和马唔嗷唔嗷叫起来。

狼嚎使艾阿强胆颤心惊，他慌乱中踩了野豹子一脚，野豹子便冲他汪了一声，艾阿强气急败坏抬腿又踢了野豹子一脚。这下可把野豹子激怒了，它气势汹汹向艾阿强扑了过去，吓得艾阿强围着哈基克团团转。哈基克大叔呵斥野豹子后，一把揪住艾阿强骂道：“你小子混帐！踢它干什么？不是我讲情面，野豹子不把

你咬死才怪。”

“艾阿强，还不快向哈基克大叔承认错误。”鲁承志沉下脸说。本来他坚决反对艾阿强参加打猎队，但方书记说：“小鲁，这次去打猎，既要夺取物质上的丰收，也是锻炼队伍的好机会。小艾这个人缺点不少，所以我才决定让他参加，受教育也好嘛！”

“大叔，我……我错了。”在众目睽睽下，艾阿强只好服从队长的命令。

“算了，算了。”哈基克大叔亲切地拍着艾阿强的肩，“小伙子，你知道错就行了。你别看野豹子是条狗不会说话，它可是通人性的生灵。你踢它的身，就像打在我脸上。你大概不晓得，野豹子曾救过我两次命，今后说不定还会救你的命。”

“同志们，大叔的话都听见了吧！从今天起，任何人不能无故踢野豹子，包括我在内，我们必须服从大叔的指导。”鲁承志趁热打铁贯彻了公司党委的指示，尊重少数民族兄弟是石油工人的光荣传统。

帐篷外又一次传来狼的嗥叫声，野豹子豁地从哈基克大叔身边跃起来，但它没有冲出帐篷，而是竖起双耳，屏住呼吸，睁圆双眼，昂着威武的脑袋不住地摇动，似乎在等待主人让它出去的命令。

哈基克大叔格外冷静，用手抚摸着心爱的猎犬，“野豹子听话，只要狼不冲进帐篷就饶了他们，你留着劲儿上昆仑山跟牛羊干吧。”

可是帐篷外骆驼和马的嘶叫声比刚才要激烈得多，为了保护这些牲畜，打猎队员提枪走出了帐篷。

离骆驼和马百十米远的沙丘下边，游动着十几个黑影，但见